

男友家庭氛围不好，我放弃了这段感情

一顿冰冷的晚餐

第一次踏进怀瑾家的大门，是在上个月的一天，天光将尽的傍晚。楼道里飘着油烟味，钥匙转动锁孔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。门开了，一股混合着陈旧家具气息的空气扑面而来。

“妈，爸，汀兰来了。”怀瑾的声音比平时低，少了他惯有的明朗。他母亲从客厅深处走出来，穿着一身棉布家居服，头发纹丝不乱。她脸上带着一种审视的客气：“来了？换鞋吧。”那目光扫过我，像一道无形的尺子，精确地丈量着。怀瑾的父亲从厨房门口探了探头，没有说话。

饭桌是长方形的老式木头桌子，铺着厚实的玻璃板，冰凉的触感从指尖透上来。几盘家常菜摆在上面。我们四人落座，怀瑾挨着我，他母亲坐在我对面，父亲则缩在桌子一个角落。

“汀兰，尝尝这个。”怀瑾母亲夹了一筷子烧得有些发黑的青菜，放进我碗里，用的是命令式的口吻，不容推拒。我赶紧道谢。怀瑾几乎是立刻拿起筷子，把自己碗里的米饭扒拉了一大口放进嘴里。

他母亲的目光转向他：“工作中那个项目，你跟进了没有？张主任那边关系要维护好。”怀瑾的头埋得更低了些，含糊地应着：“嗯，知道了。”声音闷在喉咙里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。

整个饭桌上，几乎只有怀瑾母亲在说话。她谈论着怀瑾工作的细节，抱怨着物价和邻居，偶尔用简短生硬的句子指挥怀瑾父亲：“汤勺。”怀瑾的父亲则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，沉默地起身盛汤，沉默地坐下继续扒饭。他偶尔抬起眼皮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

这顿饭中，怀瑾父母之间交流很少，怀瑾和父母交流也很少。

我碗里的饭几乎没怎么动。我偷偷瞥向怀瑾，他正垂着眼，紧盯着自己碗里的饭菜，专注地吃着。

终于熬到晚饭结束，我几乎是逃离般离开了那个令人窒息的房子。直到走出那栋居民楼，被微凉的夜风一吹，我才能顺畅地呼吸。

讲述您的故事 倾听您的心声

记者电话：
18164142920



倾诉：汀兰
性别：女
年龄：26岁
学历：本科
职业：职员
采写：记者黄兰芬
时间：7月19日



强势的母亲、沉默的父亲、习惯忍耐的男友，当爱情撞上原生家庭的牢笼，汀兰看清了未来的模样。是选择踏入“冰窟”，还是忠于内心？汀兰给出了她的答案。

父母强烈反对

送我回家，怀瑾一路沉默。

快到我楼下时，我忍不住开口：“怀瑾，你爸妈……他们一直是这样吗？”

他脚步顿了一下，路灯昏黄的光线勾勒出他侧脸的线条，他看着有些疲惫。“嗯。”他回应，目光没有看我，投向远处，“我妈……操心惯了。我爸他，话少。”他试图解释。

“只是这样吗？”我又问他，回想起饭桌上那令人窒息的一幕幕，“怀瑾，你不觉得……那种氛围，让人喘不过气来吗？”

他沉默了许久才说：“习惯了。”这三个字，轻飘飘的，却像浸透了水的棉絮，压在我心口，十分沉重。

他抬手想握住我的手，指尖微凉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。我下意识地避开了。

回到家，我父母正坐在客厅等我。见我脸色不好，母亲立刻关切地问起。我把在那个家里感受到的冰冷和压抑，把怀瑾母亲不容置疑的强势，他父亲的沉默，还有怀瑾那令人心疼又隐隐不安的“习惯了”，一股脑儿倾吐出来。

父亲听完，眉头立刻锁紧了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兰兰，这样的家庭，你不能嫁过去！你现在觉得怀瑾好，那是没真正和他一起生活。嫁过去，你就是跳进那个冰窟窿里了。他那个妈，一看就是事事都要捏在手里的人，以后有你受不完的气。怀瑾在他妈面前大气不敢出，以后你有什么事，他护不住你。”

母亲也忧心忡忡地补充道：“是啊，姑娘。俗话说‘买猪看圈’，结婚哪能不看对方爹妈。你看他爸妈那样子，几十年过下来，跟两个陌生人搭伙有啥区别，半点热乎气儿都没有。”

父母激烈反对的声音像鼓槌，一下下重重敲在我的心上。我把自己关进房间，想着关于怀瑾的事。怀瑾向我求婚时那诚挚热切的眼神，和他母亲那掌控一切、毫无温度的目光，在我脑海里反复交错、撕扯。

那顿晚饭的场景，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，反复重现：他母亲夹菜时不容置疑的手势，他父亲空洞麻木的眼神，怀瑾低头扒饭时的沉默……

我选择了放手

几天后，我约了怀瑾在我们常去的湖边公园见面。

晚风带着水汽，吹得柳枝轻摆。我看着他，直白地问：“怀瑾，如果……我是说如果，以后我们结婚了，你妈妈对我有意见，或者干涉我们小家的事情，你会怎么做？”

他愣了一下，眼神开始游移，手指无意识地搓着裤缝。他艰难地组织语言：“我妈她其实人挺好的，有时候比较直接。她年纪大了，操心多，可能方式上有点问题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似乎想寻求一个更稳妥的说法，“我们尽量顺着她点，不惹她生气，日子就好过了。家和万事兴嘛。”

“顺着她点？”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，像坠入了冰冷的湖底，“那如果我不想‘顺着她点’呢？如果我觉得她的方式让我很难受呢？你会站在我这边，跟你妈妈沟通吗？”

这一次，怀瑾沉默的时间更长了。后来，他对我说：“一家人，非得弄那么清楚，争个对错吗？忍一忍，不就过去了。”

“忍一忍。”这三个字，让我看清了怀瑾。眼前这个人，早已被驯化，认同了那种“不争辩、不沟通、忍下去”的生存法则，并将此视为维系家庭和睦的唯一途径。他口中的“家和”，是以一方绝对的沉默和另一方的绝对掌控为代价的。

我看着他，看着这个我一度想要托付终身的男人。他脸上那份真诚，此刻显得如此刺眼。他是个好人，温和，爱我，可他没有力量。他没有力量去挣脱那个原生家庭，没有力量在未来的风暴中为我撑起一片独立的天空。他早已被那个家庭无形的绳索捆绑住了手脚，而我，一旦踏入，只会成为另一个被束缚的人。

“怀瑾，我想，我们都需要……再好好想想。”我说。

他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最终只是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，有不解，有失落。

回去的路上，城市的灯火在车窗外飞速流淌，像一条无声的光河。我望着这片璀璨，一种奇异的清明感，出现在我心里。

婚姻是两个人的跋涉，可背景里，永远站着两个沉默而庞大的家族影子。怀瑾父母那几十年的婚姻图景，像一面冰冷而清晰的镜子，映照出人性在长久压抑下可能走向的麻木与沉默。怀瑾那句“习惯了”，和他面对母亲时下意识地退缩，并非偶然。

我感觉，我和怀瑾结婚后，要么被同化，在沉默中渐渐失温；要么在漫长的对抗中耗尽心力。

我拿出手机，指尖在屏幕上悬停片刻，然后缓慢而坚定地敲下几行字，发给了怀瑾：

“怀瑾，感谢你给予过我的温暖时光。关于未来，我们想象中的模样，很不一样。祝我们各自安好。”

信息发送成功。我靠在车窗上，望着外面流动的夜色，心头那块巨石仿佛松动了些。虽然未来依然模糊不清，但至少这一刻，我选择忠于自己内心。（文中人物为化名）

记者手记

汀兰讲述了她与男友家人相处后的心路历程。她最终选择放弃这段感情，展现了女性在面对爱情与原生家庭冲突时的清醒与决绝。

当汀兰第一次踏入男友家，便被其家庭氛围深深震撼。强势的母亲、沉默的父亲，以及男友习惯性的忍耐，构成了一个压抑而冰冷的家庭环境。在这样的氛围中，汀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窒息

感，也让她对未来产生了深深的疑虑。

面对爱她的男友，汀兰没有盲目坚持，而是选择了冷静思考。她与男友的对话，让她看清了男友的无力与退缩。男友的“习惯了”不仅是对自己家庭现状的无奈接受，更是对未来可能面临的困境的无力应对。

汀兰的选择，是对自我价值的坚守，也是对未来幸福的负责。她明

白，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，更是两个家庭的融合。在无法改变对方家庭环境，且男友也无法为她提供足够支持的情况下，她选择了放手。

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面对爱情与原生家庭的冲突时，应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勇敢地做出忠于内心的选择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。

忠于自己